

江湖血仇

上

东方鹤抒 著
◎ 长春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一对侠侣飞虎与神弹凤联袂除暴安民的作品。

大镖师石忠义以“铁手观音”绝技闻名江湖，女儿石秀凤“袖弹神功”百发百中，义子石秀虎一手“飞蝗石”绝技令人谈虎色变……这一家三口受雇于毒蜘蛛，然而却被毒蜘蛛暗算，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曲曲折折、幽幽怨怨的迷离情节。

本书故事生动跌宕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武打描写逼真，男女主角阴差阳错、悲欢离合的恩爱场景催人泪下。

目 录

第 1 章	四布陷阱	1
第 2 章	鸿门之宴	24
第 3 章	出生入死	45
第 4 章	杀人工厂	68
第 5 章	血染十字	87
第 6 章	移花接木	99
第 7 章	青楼血泪	118
第 8 章	街巷追捕	142
第 9 章	欲海毒魔	159
第 10 章	炸尸奇案	173
第 11 章	深山绑票	196
第 12 章	枪响影棚	214
第 13 章	美人胡匪	235
第 14 章	夜潜伪宫	257
第 15 章	芳心春梦	276
第 16 章	猛兽出笼	292
第 17 章	绿林惊变	307

第 18 章	智杀梟雄	331
第 19 章	婚礼悲歌	350
第 20 章	一拳之威	371
第 21 章	武林雄风	389
第 22 章	巧盗《敕令》	413
第 23 章	劫车大战	434
第 24 章	沧海沉浮	449
第 25 章	鏖战巢穴	467

第 1 章 四布陷阱

“吁！吁！”

四匹马停住了。

石忠义用手搭起凉棚，向碧森森的深山老林张望片刻，说：“朴剑今儿个是怎么了？找水去了老半天不见影，是不是迷路了？——秀虎，你去找一找他！”

石秀虎答应着：“嗯。”

他把缰绳递给一位年方二八的漂亮姑娘：“凤妹！你照看牲口。”

石秀凤接过缰绳，关切地叮嘱道：“虎哥，记住砍树标，别迷路！”

“知道！”

这时，忽听一阵马铃响；接着，从老林子里窜出两个骑马的人。

秀虎机警地一瞥，低声说：“瞧！什么人！”

来人走近了，与秀虎他们一样，马背上亦驮着棒槌甬子。

石忠义说：“是放山的。”

他照放山规矩，掏出烟袋，装上烟，打招呼道：“有没有火（伙）？”

走在头里的是一个大个子，平头头心儿有一撮白毛。白头心儿满口山东腔：“俺无火（伙）！”

石忠义说：“合伙！合伙！”然后，将烟袋锅往下一翻。

在场的五个人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同伙！同伙！”

放山人无论走到哪座山，哪片林，遇在一起都如此彼此致意，于是乎陌路人一下子变成了同伙人了。同伙人在一起，粮食也好，水也好，一起分食，不分彼此。就是陌生放山人，来到别人的圩子（放山人驻地），见不到人影，没有粮、水，亦可取之，临走时在米袋、水壶里插根草棍，就可以了。

白头心儿拍了拍马背上的米袋和水壶，说：“把头！缺了吧？兄弟俺这里足得很哩！”

石忠义指着自己马背上的口袋说：“谢谢！米倒不缺，只是水……嗓子都渴冒烟了……”

一个个子稍矮、满脸赤红的大舌头说：“把、把头！咋、咋不早说？——这有解、解暑的茶、茶、茶水……”他拿出三只桦皮碗来。

白头心儿解下一个鼓胀胀的猪吹膀（膀胱），分别在三只碗里倒满了水。

“喝！喝！喝吧！”

石忠义、石秀虎、石秀凤实在渴极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端起碗“咕嘟咕嘟”就喝了下去……

然而，片刻之间，三个人接二连三地“咕咚咕咚”倒在草地上……

白头心儿瞅着三个人口角流涎的模样，不禁哈哈大笑，然后吩咐大舌头道：“老二！动手吧！”

大舌头乐颠颠地将石忠义马背上的两个棒槌甬子卸下，

放到他的马背上：“娘个屁！赢、赢了！哈哈……”

白头心儿与大舌头跨上马背，一甩鞭子，向山下奔驰而去……

待石忠义一家三口醒来，已是子夜时分，天穹星月交辉，泻下一片水银似的光，但落在老林子里，都是青苍苍一片，是天边无垠浩瀚的黑暗。

秀虎只觉得头隐隐作痛，爬起来摸着马背，却不见了棒槌甬子！

“爹！棒槌没了！”

石忠义揉着眼睛，叹口气说：“倒霉！叫人‘砸咕丁’了！——真是笑话，堂堂的‘永顺’镖局居然让两个小贼给打劫了，以后，我们如何在这块地面上混？”

秀凤说：“我瞧着那两个家伙就贼眉鼠眼的不得道……”

秀虎说：“我看这‘白头心儿’和‘大舌头’并非一般胡子，他一定深知我们石家武艺高强，所以并不力战而施诡计，令我等就范。”

秀凤问：“爹！咱们怎么办？”

石忠义说：“无非是砸锅卖铁、裁裁借借，赔那‘毒蜘蛛’5000块现大洋罢了；先笼起火堆，寻着朴剑要紧……”

在深山老林中，一旦有人妈达山，就须打起篝火，以备失踪的人过来寻觅。同时，迷路的人亦应如此，以便同伴能找到他的位置。

“你们俩到左右撒目撒目，看还有无火堆……”

秀虎、秀凤兄妹俩分头深入林中，或爬上大树，或攀上山峦，但见林海茫茫，漆黑一片，并不见一点儿火光。夜黑

头里，他俩亦不敢走远，一怕迷路，二怕猛兽，就回到父亲身旁。

石忠义说：“不行，天明再找朴剑吧……”

秀凤说：“那贼茶好生古怪！又苦又涩，毫无茶的香味，但似乎又不是蒙汗药……”

秀虎说：“山贼一定颇知我等来历，岂敢轻意在镖师碗里下蒙汗药，那真是班门弄斧了！”

石忠义说：“绝不是蒙汗药，这我还品得出；但却不知是什么东西……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山贼还不曾索了命去，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……”

秀虎说：“爹，你太忠厚有余了！说不定这里面包含着更大的祸心哩！”

秀凤问：“虎哥，你倒说说看：什么更大的祸心？”

秀虎沉吟着说：“我直觉得山贼知我等来历，又不加害，又施诡计，倒不容我不多想。至于是什么祸心，目下尚难断定。”

“虎哥，那你说咱们喝的是什么东西哪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其实，倘若他们知道自己误喝的系何毒物，就不难猜出幕后的主谋是何许人了。

他们喝下的毒物是朝鲜牵牛花。此物一旦喝下，可昏睡五、六个小时。这是毒蜘蛛所贯施之毒。

毒蜘蛛本名郑凯，当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，回国后当了几年郎中，开了一片药铺，很赚了一些昧心钱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伪满洲国建立以后，靠着他的日本小老婆玲子以及同窗若松次郎、中村，当上了新京卫生防疫局局长。与

他来来往往的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和满洲国的头面人物。他的大儿子郑金贵是“天宝参行”的总经理，二儿子郑银贵是新京保安队队长。

此次，石家三人与朴剑长白山之行，就是受毒蜘蛛之雇佣，押参镖赴新京天宝参行的。不料参镖刚接到手，就被人打劫了去！

盛夏时节，夜短天长，石忠义吸两袋烟的功夫，天就放亮了。

此时，秀凤煮的小米干饭已经熟了。切了一个咸菜疙瘩，三人很快下了饭。

父子三人上马，向小天池进发。因为朴剑很可能到那里汲水。

虽然林密如蛛网，山多如卵石，但毕竟有马匹作脚力，几十里地倒没费多少劲。

他们至乘槎河峭壁下，陡闻万马奔腾之轰鸣震耳欲聋；抬头一看，一幅素练从天而降，长达数十米，直泻深谷，溅起几丈高的雪浪花。这便是有名的长白瀑布。

秀虎登上峭岩，两手作喇叭形高声喊叫：“朴剑！朴剑！……”

喊了一阵，只闻山谷传响，而无朴剑一丝声息。

秀凤说：“瀑布比你声音大千万倍，再喊也是无用！”

石忠义说：“那就转一转吧……”

三个人分头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也没有发现朴剑的踪影。

秀虎说：“就是人没了，那桦皮桶总该在呀；他不一定来过这儿！”

石忠义拍马向前：“走！到小天池！”

小天池位于长白瀑布北三公里处。他们涉过二道白河，来到了小天池。小天池有两个对称、大小相近的湖泊，面积皆在 5000 平方米左右，只是深浅不同，深湖十余米，浅湖三、五米。

“爹，快来瞧！桦皮桶！”秀凤一声惊呼，将父子俩引到深湖畔。

深湖中，一叶小舟似的桦皮桶，随波漂漂荡荡。

石忠义的心猛地一沉，惊呼道：“这孩子难道是……”实在忌口，他没有说下去。他不敢想象，自己的徒弟会淹死。

但兄妹俩已知其意，只默默地瞅着那漂忽的小桶，茫茫的深潭……

“这孩子若真的掉里就没救了。我下去找找……”

石忠义边说边脱下衣服，“噗通”一声跃入湖中，一下一下向前游去。

秀虎、秀凤亦相继脱衣下水。

三个人在湖中摸索了好一阵，直到筋疲力竭，才爬上岸来。

三个人望着地上放的桦皮桶发愣。

少顷，石忠义眼圈红了，眼泪坠了下来。

秀虎、秀凤也在啜泣。

石忠义所开设的“永顺镖局”，实质上就是他一家三口加上朴剑这四个人而已。他不仅授艺子与女，朴剑武艺亦是他所教授。

记得朴剑刚过十二岁就来到了石家学艺。朴剑是朝鲜人，家居汉城。朝鲜早在 1895 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，父母作为“抗日分子”被日军杀害。孤身一人小朴剑流浪来到新京。

后来被见义勇为的石忠义收为徒弟。不料今日却去向不明，并可能死于非命。因此，石家三口不由不作悲，特别是师徒感情情同父子的石忠义，心中更是极其难过！他久久地坐在湖畔岩石上凝视着白茫茫、碧森森的浩瀚湖水发呆。

秀虎悄声地说：“爹！咱们走吧？”

“爱徒没了，人参失了，上哪儿弄 5000 块现洋赔偿‘毒蜘蛛’？”

秀虎完全理解爹的心情。其实他也不是石忠义的亲生儿子，是两岁那年由秀凤母亲抱养的。但石忠义对待秀虎如亲子一般，甚至比待亲生女儿秀凤还为重，也就不难理解老人对失去爱徒朴剑的切肤之痛。

秀凤搀扶起爹爹：“爹！咱们既然已进大山，也排棍试试运气，兴许能碰上山货……”

其实，秀凤这番话只不过是安慰父亲的话。因为他们长年习武，从未放山采参，哪儿有那么多好运气让他们碰上？

父子三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向山背阴处踟躅，无非排遣忧愁、聊以自慰罢了。

“爹！你精神点儿！可别让大山货从你眼皮底下溜过去！”

女儿的话不过是为父亲振作精神。石忠义对女儿的孝顺颇感欣慰，也就抬起头来，目光认真地在树丛、草丛、岩下搜索起来。

他眼前突然一亮：一束红光在幽谷处一闪。

“噢！”他退回几步，向幽谷的碧波中凝望。然而，重新映入眼帘的，只是波涛起伏的绿叶而已。

“爹！发现棒槌了？”

“是我眼花了，还是怎么的？只见这下面‘红榔头’一闪，

就没影了……”

人参的花呈淡黄绿色。打籽以后，人参果由青转红，由上而下排列成伞状，远远望去，在碧海中特别醒目，宛如美丽无比的红宝石，鲜艳欲滴，极其可爱，俗称“红榔头”或“亮红顶子”，所以，在七、八月间，人参果的成熟期是采参的最好季节。

这个常识，石家父子女倒是明白的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那“红宝石”一闪即逝，真是古怪！这正应了民间传说中的人参姑娘的神秘莫测。

秀虎说：“爹，不是眼花，一定是你看见了‘红榔头’……”

秀凤戏谑道：“莫非是那穿红兜肚的小姑娘害羞，不肯见我们？”

按照采参习俗，有很多很多山规，排棍时决不可以多说一句话的，触怒了山神和参姑娘，不仅不能“开眼”（见不到一棵参），还会招至灾祸的。但父子女三人并非放山人，倒不讲究这些，所以秀凤说什么也好，只能让老人家心里高兴一点儿就成，其余他们并不在乎。

秀虎站在峭壁望了一阵，也没见到什么“红榔头”。

秀虎说：“爹刚才肯定是看见了‘红榔头’。但那只是一刹那的工夫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凑巧有一阵风将一大堆绿叶吹动，露出了一点儿红。凤妹！你站在爹的左边，我站爹的右边，这三个位置一定会重现‘红榔头’。咱只等风的机会就是了……”

“秀虎说的有道理……”多年在一起生活，石忠义素知儿子的智慧高于常人。

过了一会，只听一阵松涛沙沙作响，那幽谷中碧波翻腾不已……

石忠义又看见了那瑰丽的“红宝石”！

“棒槌！”

这叫“喊山”。

秀虎立即“接山”：“什么货？”

石忠义回答道：“六品叶！”

其实，他距离甚远，又有绿叶遮掩，他根本看不清到底是几品叶，因为六品叶是人参叶子的最高数，只图个吉利罢了。

人参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它的肉质根部可在土下存活多年，一年生人参只有一枚三片小叶组成的复叶，俗称“三花”；二年生人参有一枚呈掌状复叶，俗称“巴掌”；三年生人参有两枚掌状复叶，俗称“二甲子”；四年生人参有三枚掌状复叶，俗称“灯台子”；五年生人参有四枚掌状复叶，俗称“四品叶”；六年生人参有五枚掌状复叶，俗称“五品叶”；七年生人参有六枚掌状复叶，俗称“六品叶”，以后随参龄增加，而掌状复叶并不再增加了。所以，这“六品叶”人参至少生长七年，多的可长达百年、数百年。参龄越高，价值越贵，正所谓“黄金有价而参王无价”。

秀虎立即挪窝儿，站到父亲面前；一棵高标“红榔头”实实在在地婷婷玉立！

秀凤亦看见了。她也并未忘记“贺山”，高声嚷道：“快当！快当！”

秀虎向谷壑奔去。

他终于在树丛下发现了一棵“六品叶”大山货！他按习

俗，把坠有古铜钱的红线绳拴在人参杵上。

石忠义、秀凤亦赶到了。他们一起架起了“梁子”——在人参左右一米处支起两根树枝，将人参上的红线绳两端拴在树枝上面。据传说，发现人参一“喊山”，就把人参吓愣了；再拴上红线绳，就完全把人参镇住了，再也别想跑掉。否则，即使挖出了参，也只能是个泡——空壳。

“山神保佑！真是六品叶！”石忠义兴奋得手脚发颤。

放山人抬宝参，一向用鹿骨针，细细地，一点一点地，以免弄断根须。而石忠义他们身上，只携带一把剑，两把刀，所以只能用武器当工具了。

石忠义说：“从这么大的‘红榔头’看，这一定是一棵大山货，不能急，多阔一点，仔细地慢慢地抬……”

这的确是一棵大山货，而且不是一般的“大山货”。从人参根部所留“芦碗——每年留下一个的数目看，足足有上千个！也就是说，该参龄已有1000多年！人们常说，“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”，这指的十六两为一斤的衡量，按十两一斤算，半斤以上的人参即为宝参，够一斤的就称为“参王”，即宝中之宝。

父子三人挖了差不多一天，才抬出了宝。石忠义掂量一次又一次，说：“这棵宝参在二斤以上！”

秀凤乐得一蹦高儿：“天哪！参王！”

秀虎用剑剥来一堆桦树皮。

秀凤将一块红布轻轻地裹在参上。

石忠义慢慢地将一块块桦树皮包在红布外面，然后用藤萝缠绕好。于是，一个棒槌甬子就打好了。

秀凤说：“爹！这回甬愁了吧？——咱家发大财了……”

石忠义将参王抱在怀里，象抱着婴儿一样爱护，说：“‘参王’按市价，至少可值10万块；除了赔偿毒蜘蛛那5000块损失，还可剩9万5，开个大镖局、开个大买卖，也绰绰有余了，哈哈……”

自打朴剑失踪、人参遭劫，老人还头一次这样高兴，这样开心！自然，秀虎、秀凤兄妹亦是如此。

石家父子女三人回到家以后，带上参王准备到“天宝参行”去销差：售卖参王，然后赔偿毒蜘蛛那5000块现洋。

秀虎忧虑道：“爹！咱们虽头一次跟毒蜘蛛打交道，可毒蜘蛛毒名远扬，敲诈咱们可咋办？——依我看，咱们先不去销差，或到吉林，或到营口辛苦一趟，卖出参王再见毒蜘蛛不迟！”

石忠义说“新京只有郑家一家大参行，也只能有他这一家参行可买得起参王。若奔波到吉林、营口，搭不少盘缠不说，以后让郑家知晓也会得罪他。他人虽毒得有名，但买卖人须公平交易，信守合同，料他也不会怎么着……”

“毒蜘蛛看中了凤妹，托媒人提过几次亲；虽被咱家拒绝，可那老色鬼未必就此甘心。凤妹！我跟爹去，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。”

“凤丫头！你哥说的也是。‘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’么。你就看家吧……”

秀凤说：“不么！我才不怕他什么毒蜘蛛！他不就是有鬼子作靠山吗？他不就有那‘鹰爪功’么？——可他抵不上我那‘孙猴’的一只爪！有什么可怕！再说，咱是到参行交涉，又不是到他蜘蛛楼！……并且，一旦有事，有‘孙猴’在，他

们也会收敛一些……”

“得、得、得！小姑奶奶！你就是不听话。我说一句，你就拉来一车话。闲言少叙。走！”

“‘孙猴’！过来！”

一只灵巧的小猴，从窗棂上一跃而下，似长着翅膀一般飞到秀凤的肩膀上。

“孙猴”是秀凤给小猴起的名字。经过她多年训练，孙猴动作极其敏捷，它的牙齿和爪子，非一般兵刃可比拟。为了加强它的爪力，她还给它戴上钢爪，只要谁被它抓那么一下，立时皮肉俱下，鲜血淋漓。当然，非遇强敌，她是不给它戴钢爪的，亦不轻易命它袭击。

富丽堂皇、气派十足的“天宝参行”，十根红松圆柱，撑起了这座两层飞檐斗拱的中国传统建筑。数十块亮堂堂的大玻璃窗四周，皆是镂花浮雕。20扇大门，亦是雕满花鸟走兽。进入门内，摆满了一排排参柜、参匣，一、二十个伙计忙忙碌碌。

“劳驾！请郑经理说话。”石忠义向一位伙计打招呼道。

那伙计机灵地扫了石家爷仨儿一眼，忙笑脸相迎道：“原来是大镖师到了！快请坐！我就去招呼经理。”他将三人让到里间会客室，径往后院走去。

伙计将石家父子三人到来的事，禀报经理郑金贵。

郑金贵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失了参镖，还敢登门，也算他有胆儿！”

“经理，那石忠义手里好象还带个棒槌甬子，似乎是一棵大山货……”

“什么？大山货？天哪！财运来了！——你先稳住他们，

说我就过去。”

“是！经理！”

伙计回到门市会客室，又是倒茶，又是点烟，显得格外热情。

秀虎悄悄说：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须小心在意……”

郑金贵虽早有父亲的交代，一个电话过去，叫二弟派几个保安队的人将石忠义拘禁就是了。但如今有了一个新情况，就是石忠义携带大山货而来，那他就须请其父下。

其实，毒蜘蛛早已得到报告，说失了参镖的石家爷仨儿已返新京城，所以今天一早就守在参行，等候伺机行事。他听了老大关于大山货的报告，以手加额，狞笑道：“此乃天助我也！你先取来他的货鉴定一下，如系很上价之上品，偷梁换柱；再给老二挂电话，多带些保安队来。快去吧！”

郑金贵刚下楼梯，毒蜘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急忙撵上去：“老大！你回来！”

郑金贵转回身，返到楼上。

“告诉老二，别忘了把那个准‘马路大’肖然，一起带来！”

“爸爸，知道了……”

郑金贵回到他楼下的经理室，就给二弟郑银贵挂了电话。接着，他来到前院门市会客室。

“大镖师！实在抱歉，事务缠身，让你们久等了！”

石家爷仨儿忙站起让坐。

郑金贵客气地请他们坐下，然后自己才坐下。

“大镖师！参镖顺利地押回来了？怎么没带来呀？”

石忠义抱拳作礼：“实在对不起郑经理，在下无能，竟让两个胡子给打劫去了……”